

文/郑寿山

长沙的许多老地名里，藏着这座城市的筋骨与脾性。在长沙城北，有许多稀奇古怪的地名，它们算不上雅致，甚至带着几分市井的粗砺，却恰恰是长沙旧城郭最真实的缩影。



北正街头卡子。图/开福发布

盘点长沙怪名旧巷系列

长沙城北，为啥这么多“头”

头卡子 长沙城北门第一关

头卡子，一个刻进老长沙人记忆深处的名字。它位于北正街中段，是通泰街、成功街与之交会的十字路口。此地之所以得名，要追溯到清代。彼时这里是长沙城北湘春门入城的第一道关口，设有木栅栏和岗亭卫兵，是扼守城北的咽喉要道，故称“头卡子”。这道关卡虽早已随岁月消逝，名字却留了下来，并在冥冥之中预示了它后来的命运——成为北门一带最“卡”也最热闹的地方。

“自行车骑得好，要经过头卡子考核。”这句流传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老话，印证了头卡子昔日的繁忙与拥堵。在那个以自行车为主要代步工具的岁月，能在这人头攒动、车流交织的十字路口从容穿行而不被挤下来，方算得上真正的骑车“高手”。这略带戏谑的“标准”，恰是头卡子作为北城交通枢纽与商业中心地位的真实写照。十字路口四周，店铺鳞次栉比。通泰街口有吴恒泰酱园，弥漫着酱香；北正街上有“辣塔（暹暹）”粉店、工农兵粉店，一碗热腾腾的肉丝粉，足以慰藉早起人们的口腹。南来北往的行人、自行车、摩托车在此汇聚，堵上半小时是耐性的考验，交织出一曲热闹而嘈杂的市井交响乐。

头卡子的喧嚣，离不开周边的人气。这里学校云

集，长沙市八中、九中、四中以及通泰街小学等环布四周。其中，最为著名的要数设立在北正街上的周南中学，校门左右书有“周礼尽在南化流行”八个遒劲的大字。这所由民国时期著名教育家朱剑凡“毁家兴学”，始建于1905年的女校，前身为周氏家塾，是湖南省最早的女子中学，向警予、蔡畅、杨开慧等杰出女性曾在此求学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每到放学时分，成群结队的女学生从校门涌出，青春的面容与清脆的笑声，成为头卡子街头一道独特的风景线。学堂的琅琅书声与市井的叫卖声在此交织，为这片商业旺地注入了深厚的文化教育底蕴。

时移俗易，随着城市大规模改造的进程，北正街纳入黄兴北路的车道，头卡子等老地名也随之不复存在。昔日那个车水马龙的十字路口，如今只存于老旧的照片和老长沙的口耳相传中。但那份独属于市井的鲜活而坚韧的生活气息，已融入了城市的新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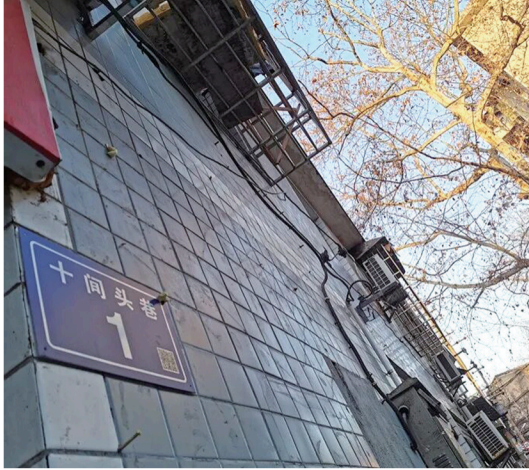
当人们路过通泰街、走过培元桥地铁站，虽已难以寻觅“头卡子”的标识，但那段缘于北门关卡、喧嚣路口、美味粉店与青春的记忆，仍是老城故事里永不消逝的光环。



十间头68号的“竹益堂”建于1910至1920年间。图/长沙图书馆



长沙市周南中学的前身“周南女子中学”。图/郑寿山



十间头南起文昌阁，北止幸福桥。图/今日女报



三公里故址碑。图/陈先枢

十间头 一帧掠过的旧时光

长沙城北，文昌阁街旁，有一条长约三百米的弧形小巷，叫十间头。乍一听这名字，总以为是“时间头”——不过倒也贴切，踏入这条巷子，时间仿佛瞬间停滞了。

十间头早先叫石涧头，南起文昌阁，北止幸福桥。幸福桥原名“福寿桥”，本是老长沙北郊石涧头上的一座便桥。后来涧与桥都不在了，地名却在口耳相传中慢慢演变——传说因这里曾有十栋相连的房子同属一大户人家，便称为“十间头”了。

十间头巷口没有高大的牌坊，也没有游人如织的喧嚣。从黄兴北路经湘雅路拐进来，像是穿越了一道无形的屏障。巷子狭窄，两边是清一色的瘦长两层小楼，紧紧贴在一起，像佝偻着腰背的老人。抬头望去，天空被电线横竖划出格子，斑驳的墙壁上是岁月留下的痕迹。再回头往远处看，摩天大楼IFS国金中心赫然矗立，新与旧就这样出现在同一个画面里，形成强烈的割裂与对比。

往里走，老手艺的门店散落其间。巷子61号有一家“大众理发店”，六十多岁的老剃头匠陈师傅在这里坚守了四十多年。老式的推子、剪刀、帆布条，还有个用了八十多年的脸盆木架，仿佛把时光定格在了上个世纪中叶。来理发的都是几十年的老主顾，头发从青葱剪到花白。陈师傅说：“老剃头匠闯江湖靠的就是传统理发技艺——剃、刮、掏、剪，须样样精通。”我曾想说，店子里是否能在天花板安几个小滑轮，装上旧时用绳子拉动的风帘，更为复古呢？但我还是不好意思冒昧提及。

再往前，能闻到淡淡的油墨香。原长沙特种灯泡厂的厂房里，如今是一家印刷厂。大门顶上“长沙特种灯泡厂”几个斑驳的大字还清晰可见。折信封机的历史比工人的年龄还长，老式机器运转起来哒哒作响。“现在的

人，看书少了。”一位老师傅见有来人，低着头叹气。

巷子深处藏着几座民国老公馆，让这条不起眼的小巷有了厚重的分量。十间头68号的“竹益堂”建于1910至1920年间，相传为美国著名建筑师墨菲设计。1935年，任理卿将它赠予单先麟与任培辰夫妇——任培辰是任弼时的妹妹。单先麟是湖南有名的中医，行医七十多年，人称长沙“老药王”。不远处的任邦柱公馆，原主人是广益中学的创始人，毁家办学传为佳话。这些公馆如今大多大门紧闭，只能透过门缝窥见——青砖灰瓦，木楼雕窗，似在无声诉说着曾经的光耀。

十间头没有太平街的繁华，也没有潮宗街的精致，有的只是最朴素的市井日常。春日的午后，居民们搬出小椅子坐在门口晒太阳、打盹、跟邻居“扯栗壳”（长沙方言：闲谈、聊天）。有时两三家拼一张桌子，各家端出饭菜酒水，来个邻里大聚餐。巷口有卖臭豆腐的小摊，煤火慢炸，香气四溢。小猫懒洋洋地霸占着路口，孩子们穿着拖鞋追逐打闹。外卖小哥的小电驴在狭窄的巷子里灵巧穿梭——现代生活终究还是渗了进来，好像在追赶着时光。

走到巷子北端，幸福桥早已不见踪影，只留下一个暖心的地名。再回头望去，三百米的巷子确实不长，却容下了一座城市的百余年记忆。“文夕大火”后的竹木重建，老火车北站的机声轰鸣，任氏家族的兴衰沉浮，老匠人的坚守与老师傅的叹息——都沉淀在这条不起眼的小巷里。

十间头像是长沙城北一道掠过的旧时光，在日新月异的城市中从容地保留着自己的节奏。它不网红也不打卡，只是安静地待在那里，等着偶尔路过的人不经意地走进，感受这条仍然在新的“时间（里）头”的沧桑旧巷。

三公里
别喊“三”公里要喊“三公”里

“一仓里，二里牌，三公里，四方坪，伍家岭……”，这是长沙广为流传的童谣，其中的“三公里”也是个不像街巷名的老街巷的名称。对这么个地名的由来，人们大抵会以为是城市里某个核心地点到此处的直线距离。例如长沙的二里半、五里牌，又如重庆的六公里、四公里、三公里半等。

但此三公里，并不是指离某地3公里。它西接蔡锷北路，东连松桂园，只跟历史人名有关。三公里的正确解读：“三公”指代过去长沙三位“头部”名人，“里”则是长沙城市地名序列——坪湾坡塘岭园里巷等等，其中的“里”。

关于三公里因何得名，老长沙有两种说法。

一种说法，这里曾住过三位晚清名人：曾国藩、左宗棠、陶澍。曾国藩的祠堂在望麓园一带，左宗棠的住宅在司马里，陶澍的宅子在戡子桥，三处宅子中间夹着一条街，便是三公里。另一种说法更早，说同治十三年，这里建了一座三公祠，祭祀的是三位在太平军攻打长沙时守城有功的官员：骆秉章、张亮基和潘铎。

不管哪种说法对，总之，“三公里”是因“三公”而得名。

2002年，长沙城市建设“一年一个样，三年大变样”的大手笔，让这条老街拆建融为营盘路的一段，还好，老地名幸运地保留了下来，并且在营盘西路与蔡锷北路交叉口，设立了几个方向的公交站点。

老辈人回忆中的三公里，是活色生香的。巷口有煤店，整日地面上黑黢黢的一层煤灰。巷子里有个北区公安分局，老百姓进那道门，多半是办户口、报案。再往里走，便是长沙市第一医院了，老门老脸，几十年不曾挪窝。

如今再去找三公里，老街已经没了。展览馆路过了松桂园，修建了后来的营盘路，往河边走进入隧道通达河西。这个区块成为了城北的热闹之地，中小餐馆、包点店聚集，“荷花池菜场”早已从荷花池（巷）搬到了市第一医院西侧的马路对面学宫街口，是市内一处较大的室内菜市场，顾客之多常将电动车停在了马路边上。

与许多消失的老街巷命运相同，三公里原来的麻石路、老民宅和煤店菜店肉店粮店酱园，都已化作了记忆。只有市一医院还在原地，虽然规模体量之大今非昔比，却像个诚实可靠的坐标，提醒着过往的人，这里曾经有一条老街巷，叫做三公里。但它与大多数完全消失的老街旧巷不同，在人们心中，地名尚在，街巷犹存。

